

回望塔尔寺

HUIWANGTALERSI

文/汤如浩



暮色四起，夕阳将塔影斜映在我的身上，影影绰绰，须弥塔座上神兽的样子已然清晰，脚步迟迟，我还在回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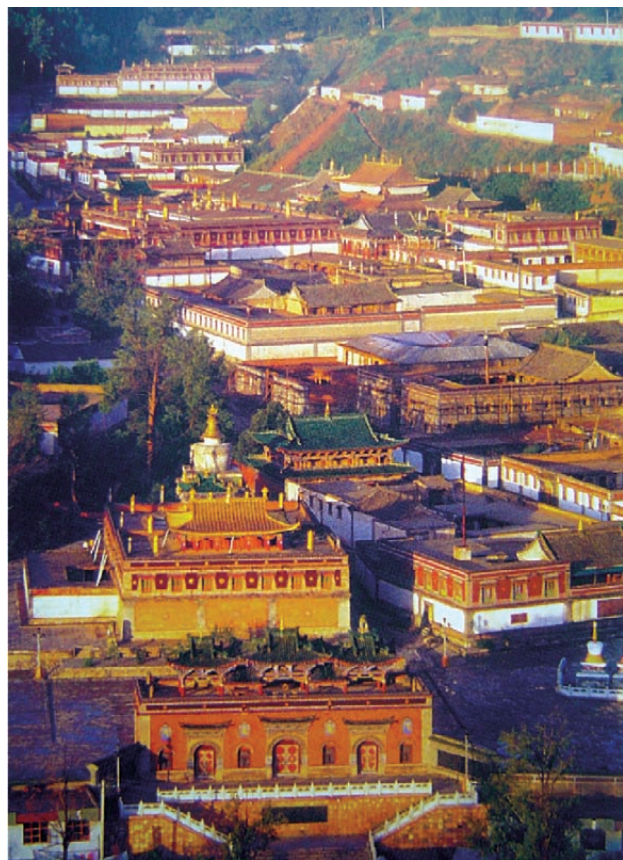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知道，很多年前，年少的宗喀巴离开故乡、离开母亲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在频频回首张望。

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异乡人，一个游览观光的匆匆过客，确实不可能和宗喀巴有着同样刻骨铭心的情愫，但是，我真的有些不舍。一小时的时间，在寺庙重重的塔尔寺，我只能步履匆匆，走马观花。

我的确是一个急不可耐的过客，穿行在迷宫似的小巷，寺庙的色相——从眼前掠过，我来不及细细端详和静静思考。在这个香火鼎盛的地界，檀香的气味不绝如缕，在空气中穿行，步步亦趋，紧随左右，似乎在时刻提醒我，在雪域高原，神圣的光芒无处不在。酥油的腥膻气息阵阵扑入鼻息，嗅觉的敏感节节彰显。与其他地方的佛寺不同，这一处藏汉合璧的藏传寺庙，以特别的气味，喻示着它的与众不同，对于身居汉地的我而言，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。金顶的寺庙在绿树的掩映中时隐时现，各色艳丽的经幡在微风中摇曳，随山势而上，狭窄的小巷将人引入大小不一的诸多院落，相同的布局，几乎统一的建筑，只是新旧程度不同。举目四望，游人如织，身穿绛紫色僧衣的僧侣缓步而行，在如织的游人当中，醒目而特别。

大金瓦寺高大雄伟，金碧辉煌的塔就在这座同样金碧辉煌的寺内，塔尔寺因此而得名。驻足塔前，酥油灯烟雾缭绕，阵阵檀香弥漫鼻息，蒲团上的善男信女们在长揖叩首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在这个神圣的地方，我只有仰望。白银、黄金和翡翠、玛瑙在庄严的寺庙内完成着它们应有的使命，接受着来自天南地北的膜拜，散射着神圣的光芒，俗世关于它们珍贵的命题，已经被重新诠释。寺外的蒲团上，人们同样在长长地跪叩，将身体的每一处，都和蒲团、和大地零距离接触，他们将面颊紧紧地贴在地面的时候，表情是庄严的，肢体是舒展的，别人的目光只能是一种好奇的目光，他们已然是漠然的，全然不在乎周围的指指点点和小声议论。关于虔诚，我从他们的体态和表情中，有了另一种刻骨铭心的认知。

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罗桑扎巴的诞生地。宗喀巴大师早年学经于夏琼寺，16岁去西藏深造，改革西藏佛



教，创立格鲁派（黄教），成为一代宗师。传说他诞生以后，从剪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一株白旗檀树，树上10万片叶子，每片上自然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（释迦牟尼身像的一种），“袞本”（十万身像）的名称即源于此。少年宗喀巴去西藏后六年，母亲香萨阿切盼儿心切，让人捎去一束白发和一封信，要宗喀巴回家一见。宗喀巴接信后，为学佛教而决意不返，给母亲和姐姐各

捎去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一幅，并写信说：“若能在我出生的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（指宗喀巴出生处的那株白旗檀树）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，就如与我见面一样。”第二年，香萨阿切在信徒们的支持下建塔，取名“莲聚塔”。此后，禅师仁钦宗哲坚赞、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、四世达赖等人逐代修缮扩建，塔尔寺的规模不断扩大，先后建成达赖行宫、三世达赖灵塔殿、九间殿、依怙殿、释迦殿、显宗学院等，塔尔寺成为格鲁派的正规寺院。塔尔寺不仅是中国的喇嘛教圣地，而且是造就大批藏族知识分子的高级学府之一，寺内设有显宗、密宗、天文、医学四大学院。

这些源自旅游手册上的文字，在来到塔尔寺之前，我已经默默地温习过几遍。在香火鼎盛的塔尔寺，在祈寿殿小小的院落，我看见了宗喀巴大师母亲背水倚靠过的那块青石，它矗立院中，阳光透过白旗檀树的叶片洒落下来，似乎有一种光芒笼罩在上面，人们在虔诚地焚香跪拜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这块石头已经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它是神圣的所在、信仰的所在，早就被信徒们供奉的酥油沾染成了乌黑的一片，上面密密麻麻沾满各式钱币。这块曾经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石头，被放置在显眼的地方，笼罩着圣洁的光芒，已经有了过多的承载，和庙当中的佛祖一道接受着香火的供奉和虔诚的叩拜。院中的白旗檀树枝叶茂盛，植株庞大，冲入高高的蓝天。

大经堂，藏语称“磋钦督康”，意为“僧伽大会殿堂”，位于大金瓦殿正前方，面积2750平方米，周长为210米，横11间、纵13间，为塔尔寺喇嘛诵经、礼佛的集合场所。大经堂内上首是历任法台的宝座，其右面为释迦佛镏金铜像及六世班禅、七世达赖的法座。法台宝座的左面是宗喀巴像、三世如来佛像、无量光佛的镏

金铜像、弥勒佛像、千眼千手菩萨像，前有十世班禅确吉参赞塑像。左、右佛龕内还供着千尊佛像。大经堂顶层的佛龕内供着宗喀巴铜像，左、右还供奉着宗喀巴及二十一救度母铜像。顶层为护法殿。前檐殿中，供着10尊金刚怖畏护法镏金像。天窗顶层，有康熙御书的“净土津梁”匾额。

我们进去之前，就听到院落中噼啪有声，好奇使然，我们齐聚院中，看到数以百计的年轻喇嘛聚集在院落中，三五成群围在一起，拍着巴掌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语。导游介绍，这是他们在诵经之余，互相拷问对方，相当于学生背诵功课。置身于巨大的大经堂内部，感觉宽阔而压抑，一股凉意渗透脊背，此时，我的脚步有些犹豫和迟缓，而且，小心翼翼。大殿中央，有喇嘛在盘腿而坐，或念念有词，或悄然无语，或喁喁而谈，他们各做各的事情。从左侧旋转，酥油灯、小银碗、玻璃壁柜内的佛像似乎数不胜数，宗喀巴的画像被摆放在最正中的位置，慈眉善眼，温文尔雅，似乎在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

大殿外，朝觐的善男信女和左右观望的游客络绎不绝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，揣着不同的目的而来，在同一个地点，诠释着不同的人生。据说，众多的信徒为了在此地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，会不远千里磕着长头而来，然后将自己多年积攒的钱物统统捐献给寺庙。当完成自己的心愿之后，就会高高兴兴地回家去，计划着下一次的朝觐和捐献。他们的一生，就会在这样的反复中进行和结束。出出进进的游客一拨又一拨，照相机的闪光灯在闪烁，阳光下，游人的笑脸依然灿烂，和大殿内的阴冷格格不入，也和那些虔诚的信徒和宗教的清规格格不入，我们来过，又离开，留下些镜像以资纪念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又能带来些什么、带走些什么呢？

